

无 · 赖 · 王 · 妃
WULAI · WANGFEI

无赖王妃

下

欺负我是外来客没人撑腰是吧？
就算穿越了我也能遇见老乡，
还是你们皇帝的宠妃老乡……



你的唇边 一抹湘江泪

暗自诉离愁

一年两年 三四年

我的吻中 一粒情花果

静默听呢喃

一字两字 三四字

南南相去 无尽守望

或只怕

离离原上 一曲哀郢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无赖王妃

欺负我是外来客没人撑腰是吧？

就算穿越了我也能遇见老乡，

还是你们皇帝的宠妃老乡……



下

玉扇倾城 著

时代出版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1	【序言】	57	【八】
	锦瑟年华谁与度		深闺同是梦中人
1	【一】	63	【九】
	云裳翠袖红颜冷		昔时金枝今朝奴
6	【二】	71	【十】
	前尘一梦似水流		点点残红犹泣血
14	【三】	79	【十一】
	玉惨花愁出凤城		多少柔情多少泪
24	【四】	88	【十二】
	纵是弃妃亦嚣张		恨只恨小人得志
32	【五】	97	【十三】
	灯影飘摇看美人		轻风吹得心成灰
40	【六】	106	【十四】
	小小乌龟叠罗汉		当时拼却为一醉
49	【七】	114	【十五】
	英雄救美是少年		守得云开见月明



目

录

CONTENTS

123 【十六】

一襟余恨宫魂断

131 【十七】

飘起心事几多重

140 【十八】

魑魅魍魉英雄劫

149 【十九】

滴血消得无限恨

158 【二十】

那一眼风景如画

167 【二十一】

旧时魔头又重现

175 【二十二】

冷宫弃妃多堪怜

184 【二十三】

芙蓉帐暖度春宵

192 【二十四】

遥想玉树悲尘劫

201 【二十五】

争后位婆媳翻脸

210 【二十六】

寂寞途中无聊时

217 【二十七】

浴血奋战砍山贼

225 【二十八】

名花倾国两相欢

232 【二十九】

山雨欲来风满楼

241 【三十】

同是天涯沦落人

251 【三十一】

怕只怕藕断丝连



258 【三十二】

月满西楼春寒浅

264 【三十三】

神女初入襄王心

271 【三十四】

笑里藏刀话中刺

280 【三十五】

西风吹冷天边月

301 【三十六】

桦烛影微红玉软

322 【三十七】

一事伤心君落魄

341 【三十八】

谁家玉笛韵偏幽

363 【三十九】

鹬蚌之计已初成

377 【四十】

两地凄凉多少恨

403 【四十一】

深陷迷雾影重重

424 【四十二】

班师回朝情意浓

444 【四十三】

忽如平地一霹雳

467 【四十四】

暗思何事断人肠

486 【四十五】

此行看尽世情薄

499 【番外】

当时只道是寻常

501 【后记】



【三十一】

怕只怕藕断丝连

花愁又换上了之前穿过的那件旗袍,风吹花进来时见着呆了一下,方才说道:“你穿这身衣服真的很好看,只是,只是……”

花愁理了理衣服,看着风吹花说道:“只是什么?”

风吹花性感的唇边微微动了动,终于说道:“只是,我不喜欢你穿。”

花愁一怔,很是不解地问道:“为何?”

风吹花轻轻咳嗽了一声,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因为我只想你穿给我一个人看。”

花愁听了,一笑,说道:“我当是什么事情,搞得这么严肃,吓得我的心,都跳得厉害了。”

“我听听,”他说着,竟真的将她搂在了怀里,然后伏在了她的心口上听了起来,且故意夸张地说道,“真的很厉害,像有一只小鹿在里面。”

花愁伸手在他的脑袋上轻轻一敲,说道:“哪有那么夸张?”

说着,她心里却是甜甜的、暖暖的,这下仿佛真的钻进去了一只小鹿,在上蹦下蹿的。一时间,女儿家的心事,全部被写在了脸上。

风吹花微微伸手,将她的脸轻轻托起,然后,蜻蜓点水般地在她的唇边亲了一下。接着露出里面洁白如贝的牙齿,笑着说:“这燕儿,真不知是怎么伺候你的,这会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花愁笑了笑,摇了摇头说道:“女孩子大了,总是不中留的。”

她说着，移步到了窗前，向下面看去，果见燕儿站在惊雷的身侧，跟他不知说着什么。

似乎……好像……惊雷在跟她说话,虽然面上还是冷冷的,但是明显比之前好了很多。

风吹花看了一眼，便明白了，当下一笑，说道：“原来小丫头看上惊雷了。”

花愁笑着点点头,说道:“若是能成为一桩美事,倒也不错的,惊雷这个男孩子,我虽然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两天的观察,我觉得该是个靠住的人。”

她说着,眼角一瞟,辣辣的眼神落在了风吹花的身上,说道:“才不像某些人,拥有无数的不良嗜好,倘若不改正,以后怕是会继续坠入歧途。”

风吹花挠挠头，说道：“你这是在说我么？”

花愁抿着嘴一笑,说道:“我可没说你,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调皮地看了风吹花一眼,花愁说道,“我喊燕儿上来,打水伺候你梳洗?”

风吹花面色有点古怪地说：“为何要叫燕儿？你不能帮我打水梳洗？”

他说着,还故意将双手环在了胸前,用眼角斜视着她,唇边那抹邪魅的笑容更加地诡异,自然也是更加地迷人,他此刻的样子,完全一副吊儿郎当的欠揍样。

花愁一双美丽的眼睛扑闪扑闪地眨了几下，说道：“你确定要我打水来为你梳洗？”

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说道:“确定。身为女人,自然是要尽心竭力地伺候自己的男人。”他说着,又故意凑到她的耳边,轻轻说,“这样才能得到男人的宠幸……”

“呸，”她轻轻啐了他一口，说道，“真没羞，姑奶奶才没那么贱，你爱宠幸……不宠幸去……不对，你爱宠幸谁，就宠幸谁去，姑奶奶不稀罕。”

看着花愁小脸嘟嘟的,他的心头一热,撇撇那薄薄的嘴唇,说道:“你真的不稀罕?”

花愁被他那炽热的眼光看着,不自觉地有点脸红,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一抬头,眉毛轻轻一挑,说道:“自然,不稀罕,怎样?”

风吹花却是不急不躁，将脸又凑了过来，嘴角噙着笑，说道：“可是我稀罕。”

花愁脸一红，轻轻啐了一口，转身跑了。



风吹花问道：“你去哪里？”

花愁没有停住脚步，只是飞快地吐出两个字：“打水。”

风吹花听了，笑了一笑，转身来到窗前，伏在窗檐上看着下面依旧在聊得火热的燕儿和惊雷。

看来需要跟二弟暗示一下了。

他想着，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他对燕儿的感觉也是蛮不错的，可能是因为她花愁从云国带来的吧，爱屋及乌了。

正想着，突然感觉背后有人。

风吹花吃了一惊，一转身，就见银子似笑非笑地站在他面前。

他看着媚态横生的银子，心中一怔，赶紧向旁让开一步，银子一扭身子，说道：“殿下……”

风吹花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你现在已经是父王的宠妃，请自重一点。”

银子嘴角微微一钩，说道：“我只是奇怪，以前那么冷酷奔放的大王子殿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雅了？乍一看，还以为是二殿下呢。”

风吹花眼睛看向了外面，说道：“你是花愁的妹妹，又是我父王的宠妃，所以你我之间已经结束了，之前你利用我爬上了父王的床，做了她的妃子，你可知我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银子一笑，说道：“是啊，那是以前的事了，这么久了，你居然还耿耿于怀，真是个小气的男人。好吧，我承认以前的事，是我的错，可是我总不能再回到你王爷府吧？你连个妃子都不肯给我，我才不要做女奴。”

风吹花只是轻轻地冷哼了一声，说道：“你就是回来，我也不会再接纳你。”

银子飘身到了他的面前，目光闪闪，如繁星春水，波光粼粼，无限销魂。

她说：“你就真的一点也不留恋以前在一起的日子？”

风吹花嘴角微微扬起，噙着一丝的冷笑，淡淡地说：“以前是以前，如过往云烟，如今我的心中已经有了花愁，如何还能再容下别人？”

银子见他这般，也跟着说道：“是啊，你的心中只能容下她，我承认，姐姐是很好的人，我都不忍心伤害她。可是，你对我又怎么能如此的绝情？”

风吹花回头看了她一眼，带着十分鄙夷的语气说道：“究竟是谁绝情，为了能坐上贵妃的位子，你不惜以身试险，做了我的女人，然后又借着我爬到



了父王的身边。哼,这一切,你不要以为我都不知道,你的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银子脸色变得很苍白,说道:“不是你想的那样!”

风吹花的嘴角带着一丝鄙夷,扬起头看着外面,阳光如此明媚,空气中都带着一丝的慵懒,这温柔如水的春日,实在不宜与银子这般同处一室。

他嗓子有点哑,说道:“那你说是怎样?不要以为我对你仁慈,放了你一条生路,你就以为我会一直对你仁慈,你现在是父王的妃子,不管你开心或是不开心,都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自己选的路,自己慢慢走完。”

银子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一句话,非常地不合时宜。

“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怎么就这样不要脸……”

她自己都觉得,此刻这句话,是多么地适合她。

银子叹了口气,一把抓住了风吹花的胳膊,目光中带着点点的痴迷,说道:“殿下,我知道您恨我,我也希望自己不要再出现在您的面前,可是姐姐来了,我又不得不和您见面。我知道您不喜欢看见我,是我自己贱,不怪您。可是,我发现我还是喜欢您多一点,我真的很想再回来,回到您的身边,跟姐姐一起伺候您。”

风吹花瞥了一眼声泪俱下的银子,只是微微抿抿嘴唇,那性感而火热的唇,却吐出如此冰冷的话语。

他说:“本王是不会再接纳你的,即便花愁同意,本王也不会答应的,何况,花愁是不会同意的。”

银子不屈不挠地追问:“如果姐姐同意了呢?殿下,如果姐姐同意了,您会不会要我回来,我真的很讨厌那里,我不喜欢王宫,不喜欢王上,我只喜欢殿下!”

风吹花摇摇头,说道:“不会。”

银子抓住风吹花的衣服,伤心地说道:“殿下,您真狠心,往日的情分,您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么?您真的只记得姐姐的好,而只记得我的不好了么?”

风吹花眉头微微一蹙,说道:“这个和你姐姐有何关系?即便她没有到这里,即便她不是我最宠爱的女人,我也不会让你回来的。”他说着,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银子,继续说道,“即便真的回来了,也是一个女奴罢了,本王不会再接纳你。”



银子擦擦眼泪,说道:“男人果真都是狠心的动物,一旦变了心,怎么也拉不回来。”

风吹花依旧淡淡地说道:“你要先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待本王的,本王若是不念着昔日的情分,就你这样一个区区的女奴,就算飞得再高,本王照样能将你踩在脚下,就算变成了凤凰,本王也照样能让你变成一只野鸡!”

银子抬眼,恨恨地看着他,然后居然一转身回到了床上,钻进了被窝。

外面,已经站了很久花愁,心中宛如翻倒了五味瓶,所有的滋味全部袭来。

她终于明白为何风吹花不喜欢银子,也不喜欢她常去宫中,并不是仅仅因为担心她被风镇南看上,成了银子第二,还有一层原因,就是银子是他不想见的人。

银子一直在欺骗她,他们明明是有关系的,可是却在她的面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藏得那么深、那么深。

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初与银子见面的时候,她们是那么的亲,好像真的是亲生的姐妹,可是原来这中间,还藏着一根刺,一根随时都会扎人的刺。

我们能在不同的时间穿越,还能相遇,真的是很有缘分。

我们是好姐妹,我们不离不弃。

我们要像小燕子和紫薇一样,相亲相爱,永远不要分开。

.....

一切仿佛昨日,记忆犹新。可是现在呢,撕掉了虚假的面具之后,还剩下什么?

她的好姐妹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却还要来勾引,企图破镜重圆。

她真的很无语,幸好风吹花没有答应银子,否则花愁的心真的是要碎得无法再愈合了。

经过几多的磨难,他们才有了今天的感情,才这样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她怎么可能就这么甘心的放弃了一切?

纵使对方是她的好姐妹,也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她很冲进去,当着他们的面,将话说清楚,可是终究,她还是忍住了。



直到里面没有了声音,她才轻轻地走到了楼下,重新上了楼,故意将脚步声走得重重的,让里面能听见。

满脸的都是笑容，花愁端着水推开了门，笑着说道：“殿下，厨房里居然没有热水，害得我一阵好等，最后只弄了点温热的水，您就将就着洗了吧。”

说着，将青盐和水放在边上，又抬头看了看床上，笑着说道：“这个丫头，怎么又睡下了！喂，银子，起来啦，下面有无比丰盛的早餐哦，比前面的那个驿站好多了，保证你看见了，就会流口水。”

银子在被子懒懒地应着,说道:“嗯,知道了姐……”

花愁听了她的话，心中又是微微的一疼，是啊，大家好姐妹嘛。

风吹花看了看一脸开心的花愁,面色有点不大好看,忙低着头,用青盐漱了口,又洗了脸,花愁过来帮他头发稍微梳顺了一下。

银子这才慢吞吞地起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那感觉真的仿佛是刚刚才睡醒。

她揉着眼睛说道：“姐，才几点啊。”

花愁叹了口气,说道:“都已经中午了,马上就要下午了,还不赶紧起来!太懒了你,小心以后王上打你屁股!”

银子毫不在乎地笑着说：“怕啥，他敢打老娘屁股，老娘就用屁股震死他。”

花愁抖了一下,说道:“你啊,别贫嘴了,快起来吧。殿下,您先下去吧,看银子换衣服,真的是有伤大雅啊。”

银子白了她一眼,说道:“姐,有你这么说妹妹的么?你应该说,看银子的衣服,就知道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漂亮穿什么都好看。”

花愁瞪了她一眼,说道:“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不说,不穿衣服更好看?”

银子突然一脸无辜地说道：“姐啊，你太了解我了，我其实真的很想这么说，又担心你会说我不正经，所以就临时换了台词。”

花愁扑哧一笑，说道：“是吧？不穿衣服，可别说认识我啊！”

风吹花下了楼,临走时,看也不看银子,这让银子很恼火,但是也没在脸上表露出来。

花愁说道：“你赶紧换衣服，我去给你打水来洗脸。”

银子赶紧说道：“哪里敢啊，你可是姐姐，你大我小，应该我早起打水给你才对的。”



正说着,燕儿推开门进来了,见了里面的情景,一脸的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好,银子说道:“燕儿,你来了刚好,快去给我打盆水来洗脸。”

燕儿赶紧答应了一声,就端着盆出去了。

花愁笑着说:“这丫头,真能侃,都侃了一早上了,也不知道哪里有那么多的话说,平素里是个很文静沉闷的丫头,这会子倒是能说了。”

银子移步到了花愁的面前,拉住了她的手,眼波流转,说道:“姐姐这就不知道了吧,人在恋爱的时候,是疯子,不是正常人,所以你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花愁淡淡地笑着,说道:“这让我想起了张曼玉的电影《青蛇》,里面的小青因为情窦初开,想要人间的爱情,甚至想要勾引她的姐夫许仙,只是没有成功,继而又去迷惑法海,可最终,还是红尘一梦,孤身一人。看来,一个情字真的是害人不浅,可是世间的痴男怨女却都忍不住一个个的都往那火坑里跳。”

她说着一瞥了一眼正拉着她手的银子,又继续说道:“唉,其实想想,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的光阴,最好还是珍惜眼前人,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别的也就不要多想了。”

银子听了,心中突然感觉很不是滋味,她不知道花愁的话,究竟是感叹燕儿,还是故意说给她听的。若是感叹燕儿,倒也是合情合理;若是说给她听的,莫非花愁知道了一些什么?

思绪在急速地转动着,银子抓住花愁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花愁微微一笑,轻轻将她的手弄开,说道:“好妹妹,你在想什么?这么入神。”

“呃,没……”银子说道,面色有点苍白,赶紧予以否认,她说,“哪里有想什么,我是看见姐姐的头上有根白发,结果看了半天,原来是光线的缘故。”

“就是嘛,”花愁笑着说,“姐姐我正青春年少,头上乌发如云,怎么可能会有白发?一定是妹妹眼花了,呵呵……”

银子只好陪着笑,好在这时,燕儿回来了。银子赶紧过来洗漱,然后将头发束成了一个马尾,又从衣裳凌乱变成了清爽性感。

花愁笑着说:“妹妹这一收拾,真的是越看越叫人喜欢,这水灵灵的,跟个花骨朵似的,别说男人受不了,就是姐姐我都有点小嫉妒了。”



【三十二】

月满西楼春寒浅

银子微微一怔，立刻笑道：“姐姐真会拿妹妹开心，我再拾掇，也不及姐姐你的十分之一，姐姐就别拿妹妹开心了。”

花愁抿着嘴笑着说：“好了好了，我们姐妹也不要你夸过来，我夸过去了，都是自己人。”

银子挽住了她的胳膊，说道：“那是，我呀，这辈子都要跟着姐姐，最好永远都不要分开，我们都无亲无故的，在这陌生的地方，若不互相扶持，怕是早晚成了别人的鱼肉。”

花愁的心微微一疼，拍了拍她的手，说道：“好妹妹，你将来一定可以做王后的，姐姐我挺你。不管别人怎么伤害我们，我们姐妹都不能内讧，都不能互相伤害，给别人可乘之机。”

银子点点头，伸手环住了花愁的脖子，说道：“好的，姐姐，我知道了，等妹妹做了王后，一定要封你做风国第一王妃，地位仅次于我这个王后，哈哈……”

花愁看着她天真可爱的样子，面上也是堆满了笑。

花愁和银子下楼时，已经是过了中午了，两人的肚子也早已饿了，所以下楼，看见美味的食物，便都忍不住扑了过去。

当然，扑过去的，还有紧随在后面的燕儿，她起得早，并且精力消耗



得多。

一阵狼吞虎咽之后，她们才听见一边的风吹花在说：“今天我们不用出发了，先在这里过一夜吧，若是此刻出发，怕是赶不到下一个驿站了。今晚，大家早点睡，明天早起出发。”

众人皆应着，正在吃饭的花愁三人自然是没有意见的，这里有住有吃，她们才不会担心什么。

既然不用出发赶路，吃完了饭的女人们便显得有点无聊起来，于是，花愁便提议要去逛街，看看这边的风土人情，另外看看是否有漂亮的衣服和时尚的包包。

女人，永远是逛街的主要人流，之所以有很多的男人逛街，完全都是被女人拉着去的。比如，风吹花和惊雷。

两个翩翩帅哥和三个窈窕美女的组合，无论走在了哪里，都是极其抢眼的，五人走在路上，吸引了所有的眼光，回头率也是百分之百。甚至有年轻的女孩子，看着风吹花和惊雷，都花痴般地流着口水。

这个镇上并没有特别好玩的地方，只是有不少吃的，虽然刚吃饱饭，但是三个女人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堆吃的东西，反正有人付钱当苦力。

风吹花和惊雷走在后面，紧紧跟着前面的花愁三人，丝毫不敢大意。

转了两条街，惊雷轻声地说道：“殿下，属下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们。”

风吹花一笑，说道：“不过是个山野小贼罢了，何须大惊小怪，你先留意下，大庭广众之下，尽量避免冲突。”

“是。”惊雷应了一声，继续若无其事地边走边看。

前面是个卖首饰的店铺，银子想进去看一看，说是宫里的花色样式都不够新潮。

店铺不大，东西却蛮多的，并且都是上等货。

银子拿着一个镶了七色宝石的金镯子，说道：“姐姐，你看这个镯子真的很好看，做工比较精细，上面宝石镶嵌得也是非常水平，这个款式色泽都蛮适合你的，你的手腕纤细修长，配着金黄发亮的颜色，正显雍容华贵。”

说着，她将镯子套在了花愁的手上，果真是非常好看。

那个老板说道：“你们看，这个镯子戴在这位姑娘的手上，真的是巧夺天工，好像这个镯子天生就是为了这位姑娘而造的。”



银子笑着说：“果真天下的老板都是一样的，嘴都甜，说的话都那么好听。”

花愁挑了一根发钗，说道：“这个钗不错。”

这根钗的钗身是由纯金制成，在尾端有一只由红玉制成的正在展翅飞翔的蝴蝶，栩栩如生，下面还有一串碎小的玉石，分外醒目，摇曳生姿。

老板立刻满面笑容，说道：“这根钗名为蝴蝶玉钗，是从古时的宫廷流落到民间的，只是价格有点贵。”

银子有点不高兴，说道：“只要喜欢就好，你看我们像是付不起银子的人么？”

老板笑嘻嘻地说：“不敢不敢，只是稍作提醒而已。”

花愁又拿起一块小玉环，是系在衣襟上的装饰品，只见那块玉色晶莹剔透，里面流光涌动，宛如一池碧绿的春水，正是上好的祖母绿。

老板见花愁拿着有点爱不释手，便说道：“姑娘，这个玉环乃是祖母绿制成，且是上等的祖母绿，里面流光溢彩，如春水流动。”

花愁点点头，笑着说：“我见过比这个更好的祖母绿，叫春水蓝。”

老板的脸色怔了怔，这是传说中最为珍贵的一种，除了具备这个玉环所有的特征，其在阳光的照射下，能隐约可见里面有一道淡蓝色的光色，若有若无，像一道缥缈的烟霞。

这种祖母绿极为罕见，他做这个珠宝生意一辈子，但是也只见过一次，没想到眼前这个穿着怪异的美貌姑娘，居然见过。

他再一次打量了她一番，越发觉得她的不寻常。

于是，他又拿出一个玉环，与那个祖母绿的形状完全相同，只是颜色不一样。

花愁拿过来一看，笑着说：“这个是血玛瑙的，也很珍贵。”

然后又拿起一副血玛瑙的耳环和一根凤凰展翅的金钗，对老板说道：“一共多少钱？”

老板看了看面前的一堆首饰：一个金手镯，一根金凤凰的发钗，一根蝴蝶玉钗，两个玉环，一副耳环，他拿出算盘算了下，说道：“看姑娘也是懂这行的人，给姑娘便宜点，这些一共给一千五百两银子吧。”

银子没觉出什么，在宫里面宝贝见得多了，哪个不是值个千儿八百



的。风吹花自然更是没什么，金钱在他的眼中从来都没有个数，而且从不用自己掏钱，自然有人付，所以也不知道这所谓的一千五百两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倒是惊雷和燕儿，一听说要一千五百两，不由惊得不敢吭声，他们的月钱才十两银子，还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在各自府上算是特等的奴才，若是少一点的，只有几钱银子。

花愁一笑，说道：“好的，这里是两千两银票，你再将这个翡翠烟斗，这个黄金嵌祖母绿的发簪，还有个竹报平安的玉佩给我吧。”

老板一看这么爽快的大客户，赶紧喜笑颜开地说道：“好嘞。”

花愁拿过银子的包包，将那些东西全部放进了包里，说道：“回去后，我们分赃吧。”

几人又开心地继续往前逛，居然看到有卖鲜红欲滴的糖葫芦，银子一下蹿过去买了一大把，一人一串，吃着非常地开心。

惊雷悄悄地说道：“殿下，跟着的人不见了。”

风吹花一笑，说道：“别大意了，走会再瞧。”

几人又走了几条街，这里虽然不算繁华，但是街上还是蛮热闹的，熙熙攘攘的人很多。

惊雷再次轻轻地对风吹花说道：“殿下，确定消失了。”

风吹花淡淡一笑，对惊雷轻声地说道：“看来晚上又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今夜是烈焰站上半夜的岗，还是你？”

惊雷轻声说道：“回殿下，小人站上半夜，烈焰站下半夜。”

风吹花“哦”了一声，说道：“明白，那烈焰要辛苦一下了。”

惊雷微微一笑，俊朗的面宛如冰山裂开一道痕，从里面开出了绚烂的花一般，十分好看，确实是个美男子，难怪燕儿会着迷了。

他的声音更是如玉般的清澈，说道：“烈焰现在估计正在补觉，晚上能坚持的，这些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二殿下虽然武功高强，但是身为侍卫，还是要时刻保护他的安全。”

风吹花听了，心中有点小小地羡慕风起轩，同时，也更加怀念自己那两个已经死去的兄弟。

逛了一圈，买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众人又浩浩荡荡地杀回了驿站。



到了房间，花愁将买来的首饰一股脑儿地拿了出来，进行瓜分。

她拿着那支最大的凤凰金钗，给了银子，笑着说：“妹妹，这支凤钗给你，希望妹妹能早日登上后位，一统后宫。”

银子笑着在她的肩上蹭了一下，说道：“姐姐真好，妹妹要是做了王后，一定不会忘记姐姐的，一定要将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给姐姐。”

花愁听了，嘴角微微一抿，颊上梨涡浅现，说道：“妹妹，姐姐已经拥有了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银子眼波一转，说道：“姐姐眼中最珍贵的是什么？”

“呵呵，”花愁笑了笑，眼波流转，落在了风吹花的身上，说道，“自然是殿下。”

银子的面上微微一怔，继而笑着说：“原来是这样的，那妹妹就不用费心了，姐姐已经得到了最心爱最珍贵的东西了。”

花愁轻轻挽住她的手，说道：“殿下就是姐姐心中永远最珍贵的，姐姐会用一生的时光去呵护去爱他。”

她说，手上的力气微微大了一点，看向银子的眼神虽然充满了笑意：“姐姐会好好地守住这份爱，殿下曾经答应过我，说以后只要我一个人，你说，这样的好男人，姐姐怎么能不珍惜呢？自然是要将他捧在手心里，视为珍宝了。”

银子微微垂着眼睑，有点不大自然地说道：“姐姐如此重情重意，妹妹很是感动，想必殿下也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姐姐。”

她说，心中突然很不是滋味，可是一切都晚了，再也不可能回头了。

花愁又拿起那个祖母绿的玉环交给了风吹花，说道：“殿下，这个玉环我送您的，可是我的一片心意哦，你一定要随时随身地佩戴，否则，我可要生气的。”

风吹花接了过来，轻轻握在了掌心，那股子温润的感觉，让他的心感觉到一阵温暖。

他抬眼看着面前的花愁，眉眼如画，眸似水墨峰峦，看着就叫人爱怜。

花愁微笑着从他手中又拿过玉环，说道：“我帮您系上。”边系还边说，“感觉像在系姻缘线，系住了，这辈子殿下您可就别想跑了。”

风吹花待她系好后，握住了她的手，放在唇边，嘴角又噙着邪魅的笑。这